

轉海單菜西中日今店飯東遠 藏西北路

菜西		菜中	
奶烙佛鐵奶果	鮮燒牛膀燴清	魚角二元二	魚角二元一
油牛下扒	果仔小	給紅芥雪炒	京炒炒白
油利湯利	培小	利炒雞包	連鴨魚
水英燻	布辣	湯圓雞片	湯雞片雞
果腿瑪雞魚米盤	丁雞世排魚羊食		
▲一元五角		▲一元二角	
▲特別大菜		▲特別大菜	
油子扒	油桂雞	魚角二元四	魚角二元三
嬰英鮑康	肺白	十炒炒紅	十炒炒紅
桃		湯件冬菜	湯件冬菜
梨腿魚鐵利魚湯盤			
淋淇冰蕉香日今			
角二客每			
市上雞竹肥			

目價間房店飯東遠

普通	二等	頭等	特等
五元	四元	三元	二元
二角	四角	五角	八角
每天	每天	每天	每天

牙醫 費鐵臣

南京路香粉街

中央八五三五

NO PLATES

明遠電器公司

WINCHESTER 美國

名廠

總經售處

明遠電器公司

# 遠東日報

星月老牌各種食品

結果精蜜特蜜

好味道公司

川家上司食處總

上海太和藥房

神醫心道人

立治

冠生園食品有限公司

牛肉 梅菜

和時

上海南京路

新時昌綢緞呢絨洋貨號

天四十價減大季秋

華達汽車行

租出夜日車汽新全

本公司特備一



報館排字工生最怕二十四聲頭以外的字。尤其是冷門中的熟字。然而熟字却隨時勢變遷的。譬如一月前蘇軍與國軍交戰。其地點在南口。當時電報要算南口兩字了。因為當時的電報。『某人往南口督師』。『南口總攻令已下』等等。通信是說着南口。南口怎樣？怎樣？怎樣？怎樣？怎樣？怎樣？『南口一等師』。現在報館排字房中得熟南口。却更費工夫了。試看報紙開報帳。裏面登載着的。『怎樣』北伐軍攻武昌城。『怎樣』劉玉琳攻守武昌。『怎樣』吳佩孚擊師武勝關。『怎樣』北伐軍向武勝關進發。『怎樣』來破去。都是個武字。所以我說現在報館中最熱鬧的是武字了。然排字先生多排一個字。而報紙多發現一個武字。那些人民却多受一重苦痛。不知道這個武字在那一天纔不痛脫呢。

我李子卿從前在蘇州也是個很有根底的人。自從父母死後，有二分店開了一些地產，傳給我。誰說我這年青麼。何至於此呢。我當時還背著糊塗。去結了一班鴉片子弟。終日在堂子裏，花天酒地。鴉片呼嘯。快活異常。就把店中事，毫不同心。後來鴉片漸漸上了癮。又在家中燒鴉。鴉子那時相親。總當他耳邊風一樣。誰知不到幾年，罪惡臨頭。二分店因自己不管。竟被經理人大飽私囊。以致虧空累累。將店倒閉。經理逃走。上行追索欠款。無奈只得向家裏面。辭債償。其

(三石村人)



勢將待斃。於是提議自立方針。

初所謂

友親戚的。因

一住數天。所費開支。悉從戚友風信來。且李有阿美婆。故從不肯買套衣衫給兒子穿（該孩衫袴獨套。洗時儘無衣）。只覺自己鴉片吸足就是了。一天。忽然穿了件新長衫。拿着三十幾塊錢來向其同住主處寄存。說不見之來。但及晚李睡時。竟也不見隨小孩。尋疑。因問其所以。則云因天雨往還不便。住在舅家。（適日下再散云。）後天晴了。仍不見該孩。棧主以「問事休管」爲佳。也不加過問。李單單入住半月之久。所有的錢錢取完了。長衫也當了。仍現其徒勉的故態了。於是每日面形憔悴。愁眉不展。棧主以有機可乘。便詢其前事。乃始含淚說道。唉。老板。說起來話長呢。

不識相的鄉人眼見水橋上遺掉一副取到船上。拆開一看。一陣肉。一口氣吃得乾乾淨淨。等到吃的樣子。口裏不住說。『哎呀。工業殺惡狗。該死的奴才。竟把他說罷不住的。』

鄉人聽了。起初還不戒口。及至酒過道。『先生。小的有得罪。請先生快快告訴我。』

死。這道是這狗啊。這狗咬鄉人聽了急得不亦樂乎。『我不往來爲過對鄉人道。』

鄉人道。『先生。要性命還有什麼事。』

批指唯一的好制物。是錢。你如人專道。『容易。容易。這是我家一罐蜜。張開嘴。咕嚕咕嚕。頃刻去了。可憐鄉人。還是千謝萬謝。

志鳴

「一包東西。不覺引得起他的貪心。他怎不饑涎欲滴呢。於是狼吞虎嚥。把那酒肉走嚥水糝土。裝出發噎得了。我的羊肉裏旋的毒藥。是要掉了。如果有人吃了。怎樣好呢。」

說放有毒藥。這話聽了。連忙對羊肉是小的。不吞食的是甚麼。快快回去。道：「你快些死。免得哭起來了。」

哭起來了。這酒肉暗啗好笑。是有一個的。可惜不見到。一個不見到。誰快快樂。道：「肯吃一大碗羹。包你不死了。」

「說罷。把碗向桶裏一盛了。食。爲酒見已已達到。也就一救命之恩。那裏知道他的鬼計呢。」

如所需者  
行爲。至

。所求者。無



# 人的問題

(上)

胡榮基

投體附頤獻  
仍有體附云

法王三教有師名者，其意謂人雖至愚，決不敢以身試法。然

(上)

...and the ...

紙上也。

李研齋之題畫。別號鍾山秀才。常畫蘭竹。牌名墨池。性亦明慧。風令侍側。以墨之淡合以口受筆退其墨。李詩云。別有香在口。更與腮  
 唇黑見軀體。墨池事絕口。闔媛稱秀才。亦僅見故記之。畫十九退墨  
 以唇。街翁之唇。不墨時殆鮮。征與余。有欲得其淡墨畫圖者。則甚  
 惜乎。叶娘之別去矣。  
 別來棧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自飛。韓退之爲柳枝詠也。无咎翁有韓  
 亦畱去。翁曰。余方情深。彼則一往奈何。聞者相傳以雙笑。語妙  
 非退之所及。  
 朱希真字秋娘。商人徐某妻。徐頗解文義。夫婦相得甚歡。後徐商久  
 不歸。希真所作詩詞。每多懷希之意。觀其念奴嬌一闕云。別離情就  
 奈一番好景一番愁。燕語鶯啼人乍遠。還是他處尋芳。梳字無目  
 不端華折。總是風情。燕君去也。怪人冷淡。花銷芳年春困。每因  
 花意沈沈狂蕩病。除却清風並皓月。脉脉此情誰識。料得文君。更無  
 不歸。只得聞消息。不如歸去。受他無限傷情。觀此詞。希真真有外  
 女子有才無行。情就

開字。寫蛇神牛鬼不難。而寫一  
流早鶴溪雨不聞。只因香骨難空  
拭土間。恨莫勝。梵王宮殿月層  
萬古照。  
比紅不用來羅鄴。萬枕何須憶  
四時衣。  
▲感遇  
思上心寒不可禁。但爲君故次沉  
溺兩言。  
茫茫海忽生波。一聞蠟城空若  
已成河。  
畫船相逐陌路邊。車如流水雨如  
又幾年。

（胡慈珠）  
年年北客復南客。腸斷招魂  
。隨生化作金身去。未必心香  
。芳草廣宮天點綴。千秋風月  
。（王明）  
聯從滄海揚塵後。再寫天風  
。在事於今重說起。仙人紅淚  
。分明一瞥驚鴻影。消息於今



開多結子。二

有花則過春三。轉眼又逢夏五。古  
人云。五月榴花照眼明。正此時也。  
愛遠媚語。聊作應酬之語。

榴花不得春風力。顏色何如桃杏深。  
此是時之榴花詩也。蓋亦憂時之  
作。所謂有感而發耳。

榴花紅似如霞。吾鄉每種植於大門  
之前。取見子之義。

爲榴兆云。

梁書扶南傳云。榴可調美酒。取汁  
製之。不數日成美酒。惜製法未詳。  
否則坐榴花下。飲榴酒。佳雅會  
不亦快哉。

應真榴花賦有云。丹葩結秀。朱實  
星懸。是寫實語也。

所謂之字。風雅其中。選詞下方。徵人射之。命曰詩謎。甲乙之際。此事盛行。郡縣器伯。有詩賦其事曰。詩文雖小道。宇宙亦大謎。寥寥五字中。所孕絕深遠。或以奇制勝。或以平爲貴。或雖兩番稱。使人意難會。字義多奧。匠心狡狴。明眼發其掘。與子共經緯。微上復微下。知己先知彼。此語素解人。豁然破其區。器伯名這量。君木之弟子也。

奇之動作則易。寫其通常之動作則難。更如人類之暴象。寫其易寫。寫家亦易寫其其中。人之家則難寫。笑相易寫。笑相亦易寫。其不笑不笑之相則難寫。此何故事。卽是平陽難得落筆之故耳。至於開字。則最平字尤難得體。若傳簡略之事。寫得從容不迫不顯。若寫家元托難。筆如亂絲路事。觀之手頭寫結。狀如一團散沙。一筆寫來。則纖纖不紊。以極閒散之筆。而寫極紛亂之事。且使觀者閱之。覺作者下筆之並不吃力。斯乃大難之事。然而若不從此。(平)開二字之中。研究有得。則不足云獵小說也。

依稀還記得是一個秋天的黃昏。慘淡的日光斜射在高聳參天的梧桐樹上。篩樹影散亂的鋪陳地面。幽墳裏的菊花正在那兒爭鬥豔麗。而骨節條條的桃李早已冷冰冰地任回潮。把春日的光榮。岑寂欲死的庭中有一陣麻雀跳着叫。實在兇殺般。一時那脆弱無力的枝條給一陣微風吹折了去。將那勉強聯絡在枝上的憔悴的鴉子憑風飄落下來。同時那三瓶酒灑

陳小雀的一聲牠們在當了。『我飛速地飛速地飛速地』一聲一聲

角上一間四壁空空的屋裏幾件和幾件長方

擺放着滿三瓶酒灑

(五)



就不約而同地烏上屋沿和牆頭。唧的曬着。彷彿已上了大自然的于是又一起一起。他們來的所在。陽光直射入在北有班牀的屋裏。中放着一張鐵牀上着圖畫。照片。器。靠牀最放着形的書櫃。上面貯着沁人心脾的。兩隻玻璃的酒杯。和一枚炒蛋。一碗鹹魚。還有些新鮮的鴨子。襪包已經放開的花生米。花生的肉皮隨意的攤在檯上彷彿自一種自然的點綴。檯的兩旁放着兩張圓椅。已是陳腐的不堪了。這個當兒。我正和洛克在坐着飲酒談天。洛克是我從前的同學。我和他同學的時候。他的學問固然很好。而他的性情更無活潑。他時常教我算學與物理。所以我對於他十分

的敬愛。我們一同在小學裏畢了業。又一同進了師範學校。而我們彼此的感情也三天一天的更加融洽。後來在師範裏讀書的第三年。他忽地輟了學去就事。同時我也跟着父親調回故鄉。事前又請有接洽。以後當然就疏離不通了。初期的時候。我倒很懷念着他。過後日子久了。也就漸漸的淡忘起來。